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朱子語類卷十一

學五

讀書法下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

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蓋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滚則此心易得汩没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

喚轉來 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方子

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鑿空說元與他不相似 僩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

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令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祖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

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僩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畧畧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文蔚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伯羽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個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

且放下待它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觧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個仁在其中葢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静了却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

胸寛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静嘗有旁人讀書之説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没柰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説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時舉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閒

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淳

讀書閒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季札錄云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賜〇季札錄云問伊川見人静坐如何便嘆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又云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震

一作體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都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舉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淳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撑住便喎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如此淳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

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泳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 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 敬仲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

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大雅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

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朋　如何看得出賀孫

或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

要虛心又云滌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説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節

觀書須静着心寛着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儒用

放寛心以他説看他説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己見

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指自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别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

只就注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得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寓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

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賀孫

學須做自家底著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人用皆做外面看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升卿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履孫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桌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方

學者有所聞須便行始得若得一書須便讀便思便行

豈可又安排停待而後下手且如得一片紙便來一片紙上道理行之可也履孫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别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可學

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得真理會不得底便道真理會不得真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真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

其求時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　淳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　壽昌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璘

只看自家底不是自家底枉了思量燾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然非是緊要方子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淳

看文字不可相妨須各自逐一著地頭看他指意若牽窒著則件件相礙矣端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相牽合

讀書要周遍平正　夔孫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又云某鮮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閒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它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物硬去鑿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如逆詐億不信與先覺之辨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已詐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是分明見其才耳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

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寛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 人傑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

意思了却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廣

學者不可用已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却不問其人只以已意料度謂必是如此揚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沈潛玩繹方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何可喫譙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温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道夫

文字不可硬說但當習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廹得太緊振

大凡看文字要急廹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廹看反為所遮蔽轉不見矣力行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横渠云濯去舊見以来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當〉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力行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伯羽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它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

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僴○人傑録云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蓄積處多忽

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易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夫

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為非又疑其為是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强斷姑置之可也人傑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它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必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荅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

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畧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册厭又看一册此是甚功夫也方

因僉出文字偶失僉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為寫下覆之無差盖其人忠實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靠著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方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揔是禪溈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最蘇苴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淳。以下讀諸經法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經通熟他書亦易看閎祖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麽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明作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敬仲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蹺崎寓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節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子思又恁地說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

認始得 賀孫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

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蔔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僩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為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

看時便先斷以已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寓

人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 揚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僩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説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浩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

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没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没頭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麽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没奈何他賀孫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人傑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以下雜論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横渠知言當知其所以差處不宜一切委之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

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璘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它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

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内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明作○以下論看注解

大凡人讀書且當虚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如已説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説得新奇人説得不如我説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説話一般且從他説盡不要勦斷他説並以已意見抄

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箇意去看它底莫要才領畧些大意不耐煩便休了

祖道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

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説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説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説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説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快（饒本作便是）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敬仲）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掃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掃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

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甞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

句心方子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盖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

方敢寫出上言句心即此意○方子

且尋句内意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節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蓋卿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大雅○以下附論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

易讀 泳

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泳

隨文解義 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 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

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益卿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惟是重字　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脉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任意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

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解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任意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任意解將去僩○必大錄此下云古人似未嘗理會文義今觀其說出底言語不曾有一字用不當者

解經若於舊說一向人情它改三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為害升卿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

只教他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壽昌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盖此理醲厚非便儇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文義相貫盖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横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

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别無所有故謂之德孤 謨○論著書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它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廣○論編次文字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

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漑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漑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漑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廣○以下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

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峣崎看治亂如此成則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節

今人只為不曾讀書秪是讀得粗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

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杞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温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

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乃可記得人傑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更無蹤跡

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它姓名却便知得它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它　芝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葢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

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歡洽便記得

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如法有記性人方看得

又問致堂管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

不可言又以為專為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

一人者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

章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

爾曰誠是怕但如周王不分封也無箇出場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節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壽昌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義剛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它已得大槩范唐

鑑亦是此法然稍踈更看得密如它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端蒙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踈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賀孫

問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它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麽事某年有甚麽事才記不起

無緣會得浹洽芝云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蹋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

今人只辨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

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辨得十來年

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

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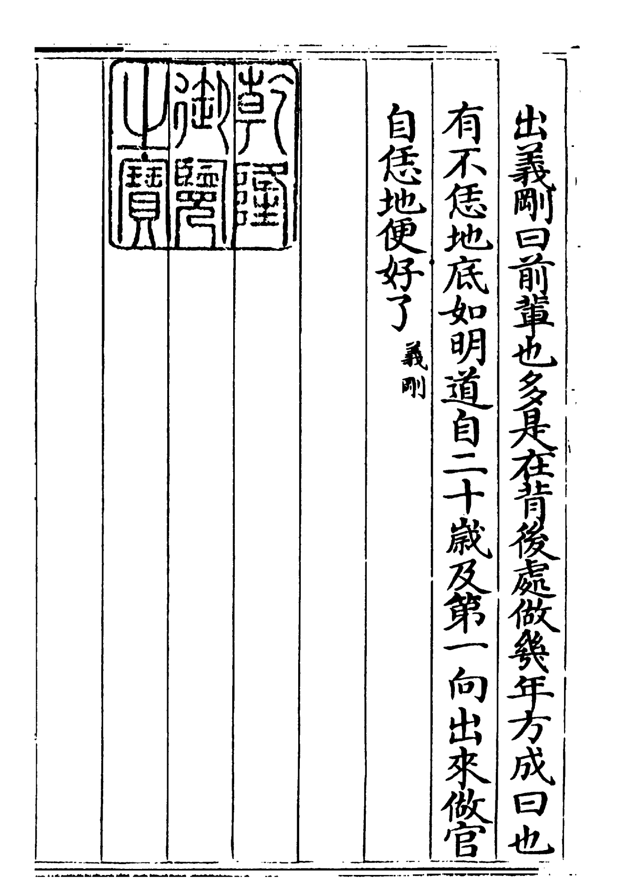
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劒器而悟若不

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

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

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䟽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淳錄云那裡靜必做得工夫有長進處只是歸來道死不及叩之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義剛

朱子語類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持

朱子語類卷十二

學六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升卿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祖道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人　一作如何做得事成。僩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季札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殻子裡面便害事　節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

何得 砥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才向外便走了 端蒙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廣

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内則此心不放逸而烱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升卿

令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升卿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文蔚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彊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

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士毅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廣

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敬仲

須是猛省 淳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

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伯羽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氷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　伯羽

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

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賀孫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如佛家說只於 闕 都看得見才高須著實用工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又曰昔林艾軒在臨安曾見一僧與說話此僧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某所以常道它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没

人 賀孫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于義理上重須是較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説得亦何益 銖

今於日用間空間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敬仲

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頼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賛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髪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

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盡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門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

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

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絶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謨

求放心乃是求這物克已則是漾著這一物也端蒙

許多言語雖隨處説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争存其心語雖大却

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賀孫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賜錄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賜錄作只此便是存心之法季札○賜同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 季札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 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祖道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裡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僴

明底人便明了其它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静久則自明士毅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𡍼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個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因說存養○儒用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升卿

或問初學恐有急廹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德

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孫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蒙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

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它自出來行兩匝看它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定此人曾學禪○柄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却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却閒有所主闕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它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間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可學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

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扶起此心來鬭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聖敬日躋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節○以下論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别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

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銖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

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閒祗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户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已以

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個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已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单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倜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内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顔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于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

之類皆是只是它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顔子止是持敬浩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闗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闗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浩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常存得便見得仁 夔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節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

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

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雉

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

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大雅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才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義剛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驤

而今只是理會個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一月之效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説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 䕫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

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没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没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卓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來須是静坐蓋卿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内外精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 持敬 ○方

敬則萬理具在 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伯羽

敬勝百邪 泳

只敬則心便一 賀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　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方

敬是個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賀孫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淳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 砥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敬只是一箇畏字 燾

敬無許多事 方

敬只是收斂來又曰敬是始終一事 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内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

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升卿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数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

裏如一矣 升卿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貌整思慮則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 方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與舊便在此可學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它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銖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人須自責如為仁由已作與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敬人問如此

時須是勉強曰然　去僞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接應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麽　賀孫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　方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

如何都静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説事多撓亂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賔客敬便是應接上賔客去後敬又在這裡若厭若賔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説學到專一時方好葢專一則有事無事

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僩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

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揺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直卿。端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欲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

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僴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 去偽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

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僩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

莫管它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它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

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為此事最

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

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藹然如春則為仁肅然似秋則為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為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次日陳一之求先生書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于以為觀省之益曰持敬不用判公憑終不肯寫○謨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

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透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賀孫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

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鋭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它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絶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

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從周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德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孫夔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敬○義義是其間物來能應事至能斷者是○方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以下論靜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僩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著落處 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

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它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于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柰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到營營

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大雅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

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邪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邪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于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個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

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

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此段徐居甫録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荅之際荅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

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通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閒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僩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

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 從周

靜便定熟便透 義剛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不翕則不能直遂○僩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文蔚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方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

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嘘吸若嘘而不吸則須絶吸而不嘘亦必擁滯著不得嘘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徳也大凡這个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古人惟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今隨事怱怱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以静應

主静㸃著便有方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静深固中涵養出來

動静相涵○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方謂沖漠無朕一章通此）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也）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致公平（靜也）不可無應者動處亦是仁定者是義亦是各正性命所謂貞也如木開花結實實成脫離則又是本來一性命元無少欠方云人自是一箇天地木實不能自知而物則如此人靈能知之者矣（方）

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道夫

彼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方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

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胡泳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暇思 德明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方

朱子語類卷十二